

**(京)新登字 083 号**

封面设计：吕敬人

责任编辑：李 萍

## **青 年 英 雄**

本 社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印张 2插页 100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59,001—69,000册 定价2.35元

ISBN 7-5006-0956-6/G·176

# 刘 胡 兰

晋 青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2年10月8日生。1946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历任本村妇女救国会秘书，区妇女救国委员会干事等。1947年1月12日，被蒋阎匪军逮捕，英勇牺牲。

刘胡兰生前对我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主席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赞颂刘胡兰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 —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里。

那是人吃人的黑暗年代，广大贫苦人民整年受封建地主、国民党官僚和土皇帝阎锡山的压榨剥削。刘胡兰家也不例外，要粮、要捐、出伏子，日子挺不好过。

这里的地大多是水浇地。那时候，水被地主霸着，每当浇地时，农民眼巴巴望着清凌凌的渠水流进地主家的地，直气

得有苦无处说。

父亲刘景谦，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他从爷爷手上，接过来二十多亩土地，还继承了“只管三尺门里，不管三尺门外”的处世哲学，父子俩整年价披着星星上地，戴着月亮回家，加上大伯刘广谦春天担着小货郎担，东奔西串，好歹赚个零花钱，总算维持住清茶淡饭，粗布衣衫的光景。奶奶是个神婆，张口闭口“南无阿弥陀佛”。多年的生活经验告诉她，要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祈求神的“恩赐”外，主要的还得靠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因此，她管家很严。刘胡兰四岁的时候，母亲王三妮就去世了。胡兰子和爱兰子姐妹俩，只好由老奶奶来照顾。几年之后，继母胡文秀就从南胡家堡村嫁了过来。

全家人的勤劳耕织，给了幼年的刘胡兰不少影响。每当晌午或是太阳西下的时候，她知道是父亲和爷爷从地里劳动回家的时候了，便乖乖地坐在门里，迎着爷爷和爸爸的到来。帮助提一下空饭罐子，擦擦犁、铁锹、馒头上的泥巴，打盆洗脸水，递个旱烟袋。奶奶纺线时，她也帮助搬个凳子，拿个草垫子，递送线拐。

一天，奶奶刚出门，刘胡兰就偷偷地抓起纺车把子，学着奶奶的样子，“嗡嗡”地纺了起来。正纺得起劲时，听着奶奶从外边走回来，一进门嚷开了：“胡兰子，你年纪还小，这可不是你们孩子家要的，糟蹋了棉花不说，闹坏了纺车，咋办！”

天真的刘胡兰暂不作声，等奶奶消了气，才说：“奶奶，你不是说少不学，老不会吗？现在不让我摸纺车，我怎能学会纺线呀！”

“鬼丫头，嘴犟！”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从此以后，刘

胡兰便整天价跟着奶奶学习纺线。

云周西村有个被地主剥削了一辈子的雇农石红甲，老来流落成乞丐。刘胡兰很同情他，每当她看见石红甲老汉从自家门口走过的时候，她总要问奶奶：“奶奶，他为啥讨饭啊！”奶奶叹着气说：“他家穷么！给老财担了一辈子水，现在老了，担不动啦，只好讨饭啦！”“那么，他为啥穷呀！”奶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是沉默着。以后，胡兰子逢到石红甲过来时，经常把高粱饼子给石红甲吃。并且告诉奶奶说：“奶奶，我愿意饿一顿，也要分给他吃一点。”

## 二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了。

9月中旬，日寇侵入山西，军阀阎锡山不战而溃，11月8日弃守太原，逃到晋西吉县一带，山西大部土地落于日本强盗铁蹄之下。文水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全县实行了合理负担政策；打破了封建旧水规，建立了新的水利制度。还实行减租减息，举办训练班，培养革命干部。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组织，先后建立。热火朝天的抗日浪潮，冲激着云周西村，也冲激刘胡兰家的小院落。

不久，在距云周西村五里地的大象镇附近，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一辆挂着膏药旗的装甲车，耀武扬威地从大路

上开来，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鬼子兵。这时，文水县游击大队，埋伏在大路边上，眼看鬼子走近到四、五十米时，轰轰、乓乓，手榴弹、子弹，在敌人群中开了花，日本鬼子丢盔弃甲像割倒的庄稼一般，战场上留下了鬼子的尸体和一辆被击毁的装甲汽车。领导这次战斗的，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县长顾永田。云周西村的老百姓，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都说：“八路军真是神兵，十九岁的人，能干这么大事情。”人们多么渴望见见这位年轻的英雄啊！

一天，顾县长果然来到了云周西村。在村北一个打麦场上，全村群众把这位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围得严严实实，仔细地听他讲话。他号召云周西村的农民组织起来，为抗战救国、保卫自己家乡、保卫自己生命财产而斗争。他还说：“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减租减息，对地主实行累进税制，地主富农多负担，贫苦农民不负担；借债的，减低利息……。”说得老乡们眉飞色舞，不住点头，他们觉得这位年轻的县长，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

七岁的刘胡兰也跟在大人后面，仰头从人缝里望着这位十九岁的县长。

这一年，刘胡兰家派粮、派款的负担减轻了，浇地也不再受地主的气了，全家人乐得眉头也舒展了。

1939年12月，阎锡山为了实现反共投敌计划，发动了“晋西事变”，进攻抗日新军，屠杀共产党和抗日干部。就在这时，云周西村人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参加了共产党，陈德照、石时芳等先后担任党的支部书记。

一天，八路军的王连长，带了二十多个战士来到云周西

村，狡猾的日本鬼子和“黑狗子”（文水群众称伪军为黑狗子）六十多人，悄悄地围了上来，云周西村的群众一面报告王连长，抢先领着队伍，占领了村外的有利地势，一面又送信给南胡家堡的基干队，两支队伍联合杀敌，结果打死了几个鬼子，还活捉了伪警备队长。敌人怀恨在心，过不几天，又来到云周西村报复了。可是村里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村里的党组织预先估计到敌人要耍的把戏，领导着全村群众早就转移到外村去了。

刘胡兰多少次看见父亲在天黑了以后，披上棉袄，揣了干粮走出他们的小院，和村里的人结队，爬过敌人封锁的公路，上西山，给抗日民主政府运送公粮和物资。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是离云周西村八里的南胡家堡人，在家时，任过村里的妇女救国会宣传委员，她常向刘胡兰讲起她们村里的群众抗日故事，教刘胡兰识字。大伯刘广谦有时也将在外面听到的抗日故事讲给刘胡兰听。

1940年秋天，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后，日本鬼子急调大兵向我华北根据地进攻，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修筑碉堡，封锁边区，扫荡根据地。文水县的许多集镇，都扎下了敌人的据点。环境险恶了，我们的工作由公开转入了秘密。这时，党派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敌工干部刘芳和中共文水县委委员张震晋，来到云周西村作隐蔽工作。刘胡兰有个小伙伴名叫金仙，金仙的继父是个地痞流氓，社会关系很复杂，和日伪军也有联系。党组织便利用他这种关系，做瓦解日伪军的工作。为了便利工作，刘芳化装成北京大商人的模样，假称是金仙的舅舅，经常出入在金仙家

里。不久，文（水）、交（城）、汾（阳）敌工站也在这里成立了。刘芳担任了敌工站站长，石三槐担任了敌工站的交通员。文水县和晋绥八分区的工作人员，也常来云周西村隐蔽，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也常在云周西村落脚，他们在云周西村群众的掩护下，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因此，在敌人眼里，云周西村是“小延安”。刘胡兰常常到金仙家里去玩，慢慢地认识了刘芳、张震晋等许多抗日干部，和他们在一起，刘胡兰觉得特别高兴。过去，刘胡兰只会哼哼奶奶教给她的几句小调，什么“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饹饹和山药蛋。”现在，刘芳教了她好些抗日歌曲，什么“宁死不当亡国奴，拚命争自由！”呀，“丰收不忘共产党”呀。有一次，刘芳随口唱《国际歌》，刘胡兰没听见过，就问：“这是什么歌？你教我吧！”刘芳就教他，不几天，刘胡兰学会了。刘芳、张震晋、陈德照还常给刘胡兰讲革命斗争故事，使刘胡兰受到较系统的革命教育。

一天，云周西村的人们，纷纷议论着这样一个悲壮的事件：1940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家家户户都和了白面搗了馅，准备快快乐乐地过年。这个时候，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永田已经是晋绥边区第八专员公署专员了，他带着一队人马，到了交城县三道川一带巡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果然，日本鬼子趁老乡过年的时机，进山“扫荡”来了，顾永田带领着队伍掩护干部和群众转移。鬼子追了上来，因为敌众我寡，他们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就在田家沟的地方伏击了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打死伪警备队长等三十余人。在这一次战斗中，顾永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最后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掩护了大家。他光荣地牺牲了……。

刘胡兰心都快碎了，眼泪噗落噗落地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多么好的人呀，她又记起了在村北打麦场上第一次会见顾县长的情景……。

云周西村村公所交通员石常有，经常给八路军和抗日干部送信、带路和接线。鬼子知道后，就包围了云周西村，抓住他严刑拷问，要他供出共产党的干部和八路军在哪里。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敌人从他口里得到的只是三个字：“不知道”。最后他英勇牺牲了。

有一次，三区通讯员王士信和武占魁等同志在云周西村被鬼子突然包围了。王士信和武占魁为了掩护另一个同志脱险，和鬼子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英勇牺牲了。

云周西村交通员石三槐，为了给八路军送情报，被日本鬼子抓住又打又吊，严刑拷问，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暴露八路军的秘密。

.....

这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刘胡兰，在刘胡兰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他们身上，刘胡兰看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的为人民而生，怎样的为人民而死。

### 三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文水人民和整个解放区人民一样，欢乐地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9月9日，蒋阎匪帮勾结在一起，利用了日伪军，又来进攻文水解放区。县城外面是吕梁山解放区，城里却是蒋阎匪帮的统治据点，形势



十分紧张，斗争也非常尖锐。

这时，刘胡兰已经十四岁了，党的教育，斗争的锻炼，使她越来越认清了道路，她多么向往解放区呀！

一天，刘胡兰跟着爸爸、妈妈、奶奶在地里摘棉花。她摘着摘着，不时直起腰来，双手圈成一个圈，遮在额上望着西边的吕梁山出神。爸爸看她站着不动，就催着说：“你咋不摘呀！站着干什么？”

“爹！你看西山多好啊！”

奶奶接上说：“哼！西山好？好个什么，多见石头少见人，穷得还不如咱云周西哩！”

“你怎么晓得？那是过去的事，如今可不一样啦，男人开荒种地，妇女纺花织布。不缺吃，不缺穿，男女平等，有什么不好！”刘胡兰不服气地说道，“老刘（指刘芳）和德照还常去西山哩。我也想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文水县调走了不少干部，支援其他地方工作。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在汾河西岸的贯家堡村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是由各村调集的妇女积极分子。主持训练班的是县委妇女部长兼五区妇女救国委员会主任吕雪梅同志。

云周西村提名四个人参加训练班，可就是没有刘胡兰。村里主要考虑她年纪太小，同时，也考虑到她奶奶一准不会同意。

刘胡兰知道了以后埋怨说：

“怎么没有我呢？”说着便跑去找吕雪梅。

“胡兰子，你年龄还小，以后学习机会多着哩！下次再去

吧！”吕雪梅看着刘胡兰说。

“不行！我要去。”刘胡兰坚决地说。

吕雪梅看到刘胡兰这种坚决的态度，就叫她回去问问奶奶，如果家里同意，就可以到训练班里去学习。

刘胡兰回到家里，就没有把学习的事告诉家里人。因为她知道奶奶是不会让自己去学习的。第二天，刘胡兰又找见了吕雪梅，吕雪梅问刘胡兰说：“家里同意了吗？”

刘胡兰回答说：“我没有和家里说。”

吕雪梅又说：“家庭不同意怎么办？”

刘胡兰说：“不同意，我也要去。”

吕雪梅见刘胡兰坚决要去，就答应和党支部研究一下。最后同意了刘胡兰参加训练班学习，并让她说服奶奶。

10月20日，刘胡兰吃过早饭走出家门。这天，贯家堡显得格外热闹。老太太，年轻妇女和小孩子都站在街头，观望前来训练班学习的姑娘和媳妇。训练班的负责人吕雪梅和几个早来的同学站在门口，看见刘胡兰等几个人来了，她们就一边打招呼，一边帮着拿东西。吕雪梅问刘胡兰说：“胡兰子！怎么来的，家里人同意了吗？”

刘胡兰低着头回答说：“偷跑出来的，家里人还不知道哩。”便跑进屋子。

刘胡兰来到训练班，觉得一切都新鲜。主动地和同学们一起抹桌子、扫地、贴标语，帮助干这干那，一直忙到下午。后来还和张玉英到保贤村去叫李玉仙等人，天黑才回到贯家堡。同学们问她累不累，她总是说：“不累！”

就在刘胡兰走的那天上午，刘胡兰的奶奶听到这个消息，

跳下炕来，满街串，到处喊，始终找不见刘胡兰。

晌午，刘胡兰的妹妹爱兰子把奶奶拉回家去吃饭。一回家，奶奶就骂儿子和媳妇，并吩咐说：“你们替我把她找回来。”

第二天早饭后，刘胡兰的爹爹架着独轮小推车，把奶奶送到了贯家堡妇女干部训练班，奶奶一进门又哭又闹，说要找吕雪梅，要刘胡兰跟她回去。房东祥元嫂劝她别哭，答应替她去找。一会儿吕雪梅来了，一见奶奶便说：“胡兰子参加学习，学习完了还在地方上工作。”刘胡兰奶奶根本听不进这些话。吕雪梅劝说不行，只好答应她去找刘胡兰。吕雪梅在院内找了一阵，也没找见刘胡兰。就问金仙和其他学员，她们都说不知道。吕雪梅觉得奇怪，刚才还在听课，不大一会儿怎么就不见了。于是就叫金仙再去找。这时，金仙才笑着往祥元嫂的里屋指了指。吕雪梅推门进去，把躲在里边的刘胡兰吓了一跳，刘胡兰以为是奶奶来了。吕雪梅找见刘胡兰，叫她出去见奶奶，刘胡兰却连声说：“我不去！我不去！”

吕雪梅说：“奶奶是要见的，回去不回去由你。”

刘胡兰又说：“我不见。见了，奶奶一定要我回去。”吕雪梅看到刘胡兰坚决不见，便走出去一边招呼奶奶吃饭，一边又给说了很多宽心的话。奶奶坐了一会儿，见找不到刘胡兰，只好让儿子用车推着她返回云周西村。

在训练班里，刘胡兰感到自己的文化低，所以特别用功学。上课时，不但全神贯注地听，还一笔一笔地记，遇有不会写的字，就在书本上划个符号，下课以后再去问别人。平常，一有空儿，就拿着铅笔，在一个当作笔记本的旧帐本上整理笔

记。她的本子里面写满了革命词句和一些人名、地名。

刘胡兰刚到训练班时，发言很少。同学们问她：“胡兰子！咋不发言呀！”

吕雪梅也说：“能说几句就说几句，慢慢就会说啦！”

刘胡兰也觉得，到训练班不发言，怎能学习好！第二天小组讨论时，她就结结巴巴地说开了：“日本鬼子来了，勾子军跑了，我看，打垮鬼子的，就是八路军。”

大伙儿说：“胡兰子说得对，日本鬼子都是咱们八路军打败的。”经过这样几次，刘胡兰锻炼得敢于在讨论会上发言和提问题了。

一次，有个学员提出：“地主的地是拿钱买的，为啥说是剥削的？”

刘胡兰用学来的话回答：“地主买地的钱，从哪儿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他剥削谁？剥削到谁家？就拿我村石廷璞来说，他剥削谁？他剥削不到地，手不沾锄，整天东遛西窜，穿的是绸缎，吃的是白面，还欺侮咱穷人。”

大伙儿听了都说：“胡兰子说得对。”

训练班的生活是艰苦的，每次吃饭时个别同学皱着眉头嫌生活不好，可是刘胡兰并不是这样。一天下午，刚上罢课，有个同学对金仙说：“哼！这是做啥哩？来的时候满以为训练班比家里生活好，谁知道是这个样，我看咱们回去吧”。

武金仙正想说什么，这时刘胡兰走了过来，对她俩说：“八路军在前线打仗，流血牺牲也不叫苦，咱们来了总共没几天，就怕吃苦想回去，怕苦就别来革命！学习还怕苦，往后做工作

咋办？”帮助同学提高了认识。

一天，同学们刚吃罢晚饭，区里的通讯员给吕雪梅送来一个紧急通知。说阎锡山匪军今夜要来我区进行“扫荡”。希做好准备，迅速转移。吕雪梅看完通知马上就召集同学们开会，布置转移任务。有一个同学问刘胡兰：“敌人要来了，咱们怎么办呀？”

刘胡兰说：“敌人来了咱们就走，敌人走了，咱们再回来！”

转移工作准备停当后，天已黑了，吕雪梅领着大家向区上指定的地点出发。刘胡兰推着吕雪梅的自行车，自行车上放着行李，还有训练班的文件包，夹在队伍中间，当晚就撤到南安村。

根据县委指示，训练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实习，通过参加贯家堡反奸反霸的群众运动，对学员进行实际教育和考验。训练班的同学们，都深入到贫雇农民家中，进行思想发动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刘胡兰表现很突出。房东祥元嫂是贫农成分，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但她还不敢起来斗争。刘胡兰就鼓励她说：“那些吸血鬼们，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吃了就叫他吐出来，不要怕他们！”经过苦心帮助，祥元嫂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胆子也壮起来了，她在群众大会上，控诉了地主的罪恶。由于刘胡兰的工作深入，成绩突出，领导上为此还表扬了刘胡兰。

#### 四

刘胡兰回到云周西村，领导上分配她负责村的妇女工作。

12月4日，在党支部支持下，云周西村召开了全村妇女大会。会议开始了，刘胡兰讲的主要内容是办冬学和健全妇女组织的问题。虽然她在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可是第一次在七十多人面前讲话，心里很发慌。这时，有一个富农女人就站起来嘲笑说：“胡兰子讲话还不如唱的好听哩，给大家唱一个吧！”“嗡”的一声，全场的人都笑起来，急得刘胡兰把想好的话全给忘了，最后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就完了。

散会后，有一些妇女嘀咕说：“胡兰子那么个毛丫头能干个啥！谁听她的话。”刘胡兰听到这话后，并没有泄气。她仍是挨门挨户发动妇女上冬学。可是工作并不像她想的那么顺利。年老的人说：“快入土的人了，学习干吗？”拖儿带女的妇女说：“带孩子、做饭也就够受了，哪里还顾上去学文化？”动员了半天，参加的人却很少。

金仙有点灰心，说：“胡兰子，算了吧！”

刘胡兰说：“怎么能算了？咱们找雪梅姐商量商量吧！”

吕雪梅听完她们讲的情况后，鼓励她们说：“工作和斗争就是有困难，但是，革命者不能怕困难，只要你们继续动员，耐心说服，冬学一定会办起来的。”党支部及时教育和支持了刘胡兰。

刘胡兰按照领导上的指示，又到各家各户去做动员工作。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老太太见刘胡兰又来动员，便说：“像你们成天东跑西窜，谁替你们做营生，我家媳妇可陪不起。”事情真是难办啊！刘胡兰急得哭了，两天没有出门。党支部及时地鼓励刘胡兰说：“这样可不行啊！做工作还得耐心一些，这个办法不行，换一个法子试试，先找几个愿意学的人带头学

习。慢慢就好了。啥工作一下子也搞不好，干吧！有领导给你撑腰。”

第二天，刘胡兰又干起来了。她从东头数到西头，挑选了几个平常和她接近的妇女，经常到她们家去，一面帮她们做些活计，一面耐心地说服动员。这样不几天就有八、九个妇女同意上冬学了。这时，金仙、玉兰也串连了几家妇女。从此，云周西村的冬学正式办了起来。在刚开始的时候，上冬学的人虽不那么多，但是倒挺热闹。刘胡兰嗓子很好，除了认字外，她还经常教大家唱小调。

过不几天，上冬学的妇女就增加到四十多人。人们说：“胡兰子年岁不大，办出的事儿倒挺好。”

就在刘胡兰紧张工作的时候，奶奶病倒了。病势一天一天地严重，最后，奶奶离开了人世。奶奶的死给刘胡兰带来很大悲痛，但她并没有因此影响工作。

不久，刘胡兰被群众推选为村的妇女救国会秘书，大小公事，需要她去办的就更多了。

一位八路军伤员被送到云周西村来养伤。当时伤势很重，左腿上的伤口，缠着的纱布都被血染红了。刘胡兰把他安置在一个军属家里，她又烧水，又做饭，到天黑的时候，就把伤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准备停当了。

第二天一早，刘胡兰召集金仙、玉兰几个妇女干部开了个会，她说：“咱村住下了一位八路军的伤员，咱们妇教会干部要多去照顾，决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接着，她又带着大家来到石元白家。刘胡兰轻轻地走到伤员跟前，低声问道：“同志！喝开水吗？”伤员摇摇头，便闭上了眼睛。刘胡兰把她的同伴招

呼到门外说：“咱们得赶快想些办法叫伤员吃点好的，伤口才能长得快啊！”

大家说：“看吃什么好，咱们去找！”

刘胡兰想了想说：“让多吃些鸡蛋可能就好。”

几个人分头去找鸡蛋。刘胡兰急忙跑回家里，打开一个小匣子，里面放的是她头年夏天捡麦穗攒下的钱。妈妈曾劝她买双袜子穿，她都舍不得，这下全都拿出来，买了七十多个鸡蛋。加上几个妇女干部买的一共有二百多个。

夜间，刘胡兰提着篮子把鸡蛋送给了伤员，说：“这些鸡蛋是老乡们慰问你的，乡亲们盼望你的伤能很快养好。”

伤员感激地说：“我住在这里，给你们和老乡们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刘胡兰说：“不要这样说，八路军跟咱们老百姓就是一家。你们打仗，还不是为了老百姓吗！”临走时，她又嘱咐说：“不早啦，你休息吧，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为了给战士准备棉衣，县上拨给云周西村二百斤棉花，要求二十天内纺成线。刘胡兰接受这个任务后，马上就召开了妇教会干部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全村妇女凡是能纺线的，每人纺二斤。由于事先计算工作没有做好，结果分来分去，还剩下八十多斤没有分出去。第二天又召开了妇教会干部会议。人多智谋高，会上决定让孩子少、家务活轻的妇女再多纺上一些。最后，刘胡兰和几个妇女干部决定留下十几斤由她们带头完成任务。

刘胡兰没明没黑的辛勤工作，也得到了妈妈的体谅和关怀。晚上，刘胡兰时常回家很迟，妈妈总是等着给她开门；白天



误了饭时，妈妈就给她热饭。

1946年5月，刘胡兰调到区上妇女救国委员会任干事，她一到区上，就跟吕雪梅到保贤村去搞动员参军工作。和吕雪梅一起召开老人、妇女、青年座谈会，向大家讲解当前的敌我斗争形势，宣传参加八路军的好处。

刘胡兰对大家说：“可恨的阎锡山又要打咱们来啦！大家想想怎么办呢？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起来打阎锡山，保卫咱们的生命财产；一条是等阎锡山来打咱，这是一条死路。咱们决不能等着挨打。咱们要武装起来打敌人，应当参军的青年，该拿起武器来把‘勾子军’打回去。”会后，吕雪梅和刘胡兰又挨门逐户地进行动员。

## 五

刘胡兰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地工作，她常常想，要是没有党的教导，指引，她能干什么呢！她多么想参加共产党呀！

区委组织委员石时芳早就有意培养刘胡兰入党，在一次区委会上，他根据刘胡兰的申请，正式提出来讨论。吕雪梅在会上介绍了刘胡兰的思想、工作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刘胡兰虽然年龄还不满十八岁，但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听党的话、斗争也勇敢，论觉悟水平，是够党员条件的。为了工作需要，党支部经请示上级，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1946年6月，刘胡兰参加了共产党。

这时，党中央已发出了土地改革的指示，五区区委会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派石时芳、吕雪梅、刘胡兰到云周西村领导土